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红旗》报道员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论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场论战，本刊编辑部在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访问。

现将座谈和访问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年来的情况说，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

“‘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不久，杨献珍同志又给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来吧！”

这样，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级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级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争论，是革命辩证法同反辩证法的争论，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讨论这个问题。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诉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讨论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

这时候，高级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论。

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论给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许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谈会。

目前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规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级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员，从杨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到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双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见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为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目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着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堂上讲课，谁能不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识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在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

“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同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国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化起来。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原载《红旗》1964年第16期）